

【台湾】

曹若冰 著



【台湾】

曹若冰
著

双

龙

记



1158

1158

8211

(宁)新登字01号

双 龙 记
(台湾)曹若冰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无锡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6.625 字数: 580千 插页: 4
印数: 1—20,000册

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杨毅平
封面设计: 速 加

责任校对: 魏 明
版式设计: 速 加

ISBN 7-227-01077-5/I·259 定价: 17.80元(全套三册)

第二十章 天龙游空

侯天翔的右手匕首与左掌甫才出招迎出，那自正面电疾攻至的三组九人，身形竟中途突然一齐飘退五尺，九支长剑迅快地变式，易攻为守，结成了一片绵密的剑幕。

侯天翔他功力虽然罕绝，但是，仅凭着手中一柄长不盈尺的匕首，可也不敢十分轻敌，硬朝这种九剑结成的剑幕上冲撞。

可是，紧接着九剑突然中断飘退，易攻为守的刹那，左右两侧已各有五剑齐出，迅快凌厉无比的攻到！

同时之间，身后也突然响起一片“嘶嘶”剑风轻啸。

这，不用回首看视，侯天翔他闻风知警，已知背后最少有三支以上的长剑狠辣的刺扎攻至！

侯天翔心底不由暗暗大为惊惶！忖道：“三回九曲，九九归一，以三合一，此攻彼退，此退彼攻，攻招似虚还实，似实犹虚，川流不息，循环不绝，时间一久，我岂不要被活生生的累死么……”

他心里虽在暗忖中，但是手底脚下却丝毫不敢怠慢大意，身形飘闪避攻，左掌右匕首，招出如惊电般地还击！

那胡长胜此刻站在阵外五尺多远地方，手举长剑，不停地在空中挥划，指挥着阵势的攻退变化。

侯天翔有了上次“豹隐庄”力战“三十六霸天”“天罡大阵”的经历，此次自是不会得像前回那样般，一出手就是“天龙”绝学，全力施为，采取主动，仗恃一身神功猛攻硬拼强闯的了。

是以，他在这三一“十方剑阵”中，剑势有若星飞雨洒下，身形尽量飘忽闪避之余，虽仍以匕首代剑，不时的施展出几招奇学剑式，左掌同时拍出劈空掌力，乘隙还攻，但也均只使用了六成真力。

如此一来，盏茶辰光过后，“十方剑阵”固然未能奈何得了侯天翔，而侯天翔可也无法破阵脱身阵外。

侯天翔艺出“双奇”，对阵法之学本有涉及，三一“十方剑阵”他虽是初会，但，在他凝神贯注的观察体会之下，阵式的变化奥妙，已逐渐窥知了八九，了然于胸。

于是，他立即猛提一口丹田真气，蓦然发出一声龙吟般的清啸。

清啸声中，身形陡地拔空直上，飞升起八丈多高。

胡长胜见状，脸色不禁勃然大变，高举在空中的长剑，因为阵中已失去攻击的对象，也就停止了挥剑指挥。

只见侯天翔半空里伸腿张臂，身形平俯，有若游龙绕空般行绕了一匝，倏如苍鹰下搏，右手匕首“天龙”绝学突展，划出一片森森寒光，左掌掌力重逾山岳般地朝正东方三人的当头扑下！

这种凌空扑击的身法，正是三一“十方剑阵”的克星。

侯天翔施展这种身法，他算是完全对了。

那正东方的三名剑手，眼见侯天翔威势凌厉绝伦，快逾闪电地猛朝他三人当前扑下，不禁骇然大惊，心胆俱裂，欲

待跃身闪避，但已无及。

突闻一阵厉吼惨叫震空，三人已经全都断魂在侯天翔的匕首和掌力之下，横尸当场，命归了阴曹地府。

三一“十方剑阵”，本是以三人三剑一组，合成十组所布，如今三人丧命，只剩下九组，不言可知，这座“十方剑阵”，自然也就瓦解破去了。

侯天翔身形落地，俊脸凝寒如冰，星目煞光激射似电，威棱逼人地射视着胡长胜，沉声喝道：“胡长胜！现在该轮到你了！”

话落，身形倏地前欺，匕首一挥，直朝胡长胜当胸划去！

胡长胜虽明知自己万非侯天翔之敌，但也决不会得束手待毙，连忙身形一侧，疾地出剑硬封！

匕首与长剑交接，“当！”的一声脆响中，激起了一溜火星四射飞溅！

胡长胜立被震得胸头气血翻涌上冲，虎口开裂，长剑脱手飞射半空，身形一晃，连退了三大步。

侯天翔因他为人阴险狡诈，已经决心取他的性命，脚下立时跟进一步，左掌突出，飞快地直朝他胸窝拍去！

眼见胡长胜已绝难逃过这一掌断魂，毙命顷刻之厄运！

突然，十多丈外有人扬声大喊道：“少侠请手下留情！”

侯天翔赶急一挫腕，撤掌循声凝目望去。

只见一条瘦长的人影，疾如风飘般地飞奔至近前丈许地方立定身形，朝侯天翔抱拳拱手为礼，道：“今夜之事，请少侠看在老朽的份上，就此了结作罢如何！”

来人乃是位身材瘦长，长方脸，额下花白长髯，两眼精光如电，腰间插着一对长约两尺七八，鸭蛋粗细的“铁判笔”，年约七旬上下的灰袍老者。

侯天翔抱拳连礼，目注灰袍老者问道：“老前辈可是昆仑派长老，武林人称‘生死铁判’的雷公直雷老前辈么？”

“生死铁判”雷公直点头道：“不敢当，老朽正是雷公直。”

侯天翔道：“老前辈此刻突然现身替胡长胜说情解围，调解这场纷争，倒实在颇出晚辈的意外。”

“生死铁判”雷公直老脸不由微微一红，讪讪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这意外乃是由于少侠施展出‘天龙游空’身法而起。”

侯天翔星目异采倏地一闪，道：“老前辈识得这‘天龙游空’身法。”

雷公直点点头道：“老朽当年曾偶因机缘巧合，见过一次，是以识得。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若非少侠施展出‘天龙游空’身法，因而使老朽顿悟公子的来历，今夜连老朽恐怕也将难免要落个灰头土脸了！”

侯天翔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说得太自谦虚客气了！”话锋忽地一转，目注雷公直问道：“老前辈也相信那江湖谣言是实么？”

雷公直道：“江湖谣言，向来就是真假不定，令人难分，不过，老朽现在已经相信，那确是谣言，是假非真。”

侯天翔道：“如此，老前辈也深信不疑，晚辈绝非那‘九绝宝篆’的得主了！”

雷公直点头正容道：“不错，老朽确已深信少侠不是。”

侯天翔陡地朗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晚辈还只道当今武林中，全都是些宝迷心窍之徒，已无道义是非可言，想不到仍有老前辈这等睿智明理之士！”

雷公直老脸不禁微微一红，赧然笑了笑，道：“少侠如此谬赞，老朽实深惭愧汗颜无地自容了！……”

忽地轻声一叹，接道：“总而言之，全是谣言害人，散播这谣言之人，其用心实在太以阴险歹毒到极点了！”

侯天翔星目突然深注，问道：“老前辈可猜想得出其所以如此用心的意图何在么？”

雷公直微一沉思，道：“据老朽猜想，其意图不外有两种。”

侯天翔道：“可能是哪两种？”

雷公直道：“第一种是此人可能和少侠有着深仇大恨，而又自知绝非少侠之敌，是以乃散播出这种谣言，使少侠成为众矢之的，意在假借天下武林群雄之手，毁掉少侠，报其私仇私恨！”

侯天翔目中异采一闪，又问道：“还有一种呢？”

雷公直道：“那便是此人深具野心，想先利用少侠的一身绝学功力，戮杀武林同道，使少侠成为天下武林心目中的第一号恶魔，然后他再挺身而出，以除魔卫道之名，领导天下武林同道对付少侠，那时，他不但立可获得天下武林同道的衷心敬服，且可遂野心，轻而易举的完成霸业！”

侯天翔听得心中不由暗暗一凛！旋即剑眉倏挑，道：“老前辈卓智明见，而两种猜想，确皆大有可能，如是前者，其动机因系出于仇恨，那倒没有什么，如是后者，则其心机也就太以歹毒可怕了，晚辈势必追查此人，非将他锉骨扬灰不

可！”

他说到最后，俊面一片沉凝，语音倏转铿锵，直如斩钉截铁，只听得悟果和尚等一众群雄，心头莫不悚然一震，倏起寒颤！

接着星目突射寒电，威仪慑人地转向胡长胜，沉声喝道：“胡长胜，你为人阴险狡诈，心地恶毒，今夜本当取你性命，既是雷老前辈替你讲情，本公子也就不为己甚，希望你今后好自为之，莫再恶习不改，否则，下次再碰上本公子之时，你便再休想活命！”

话落，又转朝雷公直抱拳一拱，道：“老前辈今夜解围息纷之情，晚辈衷心至为铭感，目下因为尚有他事，晚辈便就此别过！”

雷公直连忙也抱拳拱手道：“少侠请便，日后倘有需用敝派之处，只须命人传一信息，老朽必当与敝掌门亲率派下弟子前往效力！”

悟果和尚等一众群雄，耳闻“生死铁判”雷公直这等言语，心中全都不由感觉十分怪异地暗忖道：“这侯天翔究竟是什么出身来历？那‘天龙游空’身法，又是哪一位武林奇人的独门绝学，竟值得这位‘昆仑’长老对他如此尊敬……”

侯天翔肃容点头道：“如此晚辈这里就先谢谢了。”

说着拱手一揖，随即转向“绿风”楚依依道：“楚姑娘，我们走吧。”

声落，潇洒举步，儒衫飘飘，率先向西往凤阳城缓缓行去。这回并未有人开口拦阻，任由侯天翔从容离去。

一众群雄目视侯天翔和“不醉三凤”与“飞燕队”的少

女们的背影，直到远去消逝不清之后，心头方始略感轻松的微吐了口气。

“生死铁判”雷公直目光扫视了地上“南、北”双教弟子的尸首一眼，忽然轻声一叹，道：“他们几个死得实在太冤枉了！”

悟果和尚宣了声佛号，道：“雷公，贫僧请教那‘天龙游空’身法的来历？”

这话才一问出，一众群雄的目光，立即都一齐投注在雷公直的脸上，凝神静待回答。

因为，这正是众人心中一直深思不解，想问而未问出的问题。

雷公直道：“大师可还记得那……”

他“那”字以下之言尚未出口，耳畔突然响起一缕极细而十分清晰的传音，道：“雷老儿，事关重大，说不得！”

雷公直心中不由蓦然一惊！随即转脸目注南边二十丈之外，一座半人高的小土丘背后大声喊道：“酒老化子，是你么？”

小土丘背后立时暴起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雷老儿，你记性实在不坏，五年多未见了，想不到你竟然还能听得出我酒老化子的声音来。”

随着话声，现身走出一胖一瘦两条人影，身形飞掠，接连两个起落，已纵落群雄的面前。

正是那名震天下武林，丐门的一双怪杰——“病、酒”二丐。

雷公直哈哈一笑道：“虽说只是五年多未见，就是再过五年多，你酒老化子那副油腔滑调的鬼怪声音，老夫也不会

记不得听不出来的。”

语声一顿，倏然注目问道：“酒老化子，你们躲在那土丘背后已经很久了么？”

酒丐点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和那蒙面人前脚后脚。”

雷公直道：“知那蒙面人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酒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们两个老化子本想跟下去看看，摸摸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的，但是，又有点不放心这里，所以便只好算了。”

悟果和尚突然向雷公直道：“雷老，还是请接说那‘天龙游空’身法的来历吧。”

雷公直眉头微微一皱，转望着酒老化子问道：“酒老化子，可以么？”

酒老化子一摇头，倏然正容目视悟果和尚道：“大和尚，这来历问题，你最好别问了。”

悟果和尚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病丐突然冷冷地道：“什么为什么，要你别问，你别问就是了。”

悟果和尚脸色不禁微微一变！道：“病老可否说个理由？”

病丐道：“理由也就是不能说。”

悟果和尚双眉倏地一挑，道：“病老，你这可是存心给贫僧难堪，和贫僧过不去！”

病丐一声冷哼道：“是便怎样？”

悟果和尚双眉倏地一挑，道：“病老，贫僧因为你是丐帮长老，所以才十分尊敬你，可绝非是怕你，希望你能明白

这个道理。”

病丐一声冷笑，才待开口，酒丐却已嘻嘻一笑，接口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一定要知道么？”

悟果和尚道：“岂只是贫僧，眼下所有之人，只怕没有个不想知道的。”

酒丐眉头不由微微一皱，旋忽双目寒光电射地扫视了一众群雄一眼，沉声问道：“各位当真是都和他同一心意么！”

“病、酒”二丐一身武功高绝，游侠江湖数十年，名震天下，也是武林中有名难惹难斗的一双丐门怪杰。

他突然这么一问，群雄大都慑于这一双丐门怪杰的威名，是以一时之间，均不禁有点犹豫不决，未敢立刻开口答言。

“生死铁判”雷公直适时说道：“各位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好奇，而实际并不一定要知道的话，便请听信老朽良言相劝，即刻离去。”

酒丐接着说道：“我酒老伙子并且愿向各位保证，有关这‘天龙游空’身法的来历问题，不须太久的时日，各位自能明白一切。”

“黄衣瘦虎”司徒瑞祥忽然轻咳一声，问道：“酒兄，那大约须要多久的时日？”

酒丐微一沉思，道：“大约半年以后。”

司徒瑞祥道：“一定要到半年以后么？”

酒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必须要到半年以后。”

司徒瑞祥心念忽然微微一动，问道：“酒兄，这半年以后之说，可是在过了明春二月二日之期么？”

酒丐眉头微皱地道：“司徒老弟，江湖上有许多事情是

不宜问得太清楚的，我酒老化子这意思，你明白么？”

司徒瑞祥年已六十多岁，也是个久闯江湖，阅历极深，一点即透之人，哪还会不明白酒丐的这种话意。

于是，酒丐话音一落，他立即轩眉哈哈一声大笑道：“兄弟明白了，如此，兄弟就此告辞。”

话罢，抱拳朝“病、酒”二丐和雷公直三人一拱，率领着他“东堡”的一众高手，掠身飞驰而去。

“黄衣瘦虎”司徒瑞祥一走，那适才幸由侯天翔掌下逃得活命的胡长胜，也立即抱拳朝三人一拱，道：“今夜承蒙雷老相救，此恩胡长胜异日必当图报！”

声落，转朝他所率教众挥手轻喝道：“走！”

身形当先掠起，疾奔而去。

接着，那“洞庭水寨”一行为首的“巡江太岁”沈百宏，也抱拳拱手作别地率领其属下十多名高手掠身离去。

“白骨教”高手，自“丧门煞星”朱兆鹏毙命后，已是群龙无首，早就都走得一个不剩了。

“东堡”、“南教”和“洞庭水寨”三派的高手，都先后相继的走了。

如此一来，当地也就只剩下以悟果和尚为首的“峨嵋”弟子，和那直到现在从未开口说过一句话，由“辣手嫦娥”花如芳为首率领的“凝翠宫”的一众淫娃荡女，仍然站在原处未动。

雷公直双眉一皱，倏然目射寒电地注视着“辣手嫦娥”花如芳，冷冷地道：“花姑娘，你们为何不走？”

“辣手嫦娥”花如芳嫣然一笑道：“雷老，曲未终场，人未尽散，事情也未了，妾身为何要提前离去呢！”

雷公直脸色沉寒地道：“姑娘，如此你是要等曲终人散尽，事情全了之后才走么？”

花如芳螭首微点地道：“妾身正是此意。”

雷公直道：“那么，你也一定知道那‘天龙游空’身法的来历么？”

花如芳螭首轻摇了摇，道：“雷老，这个妾身已经知道了。”

雷公直神情不由一怔！道：“姑娘已经知道了？”

花如芳笑道：“雷老可是不信妾身之言？”

酒丐目光倏然凝注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花如芳秀眉一扬，道：“当然是猜到的了。”

酒丐忽然哈哈一声大笑，道：“姑娘心思玲珑，慧质兰心，想来必是不会猜错的了。”

花如芳明眸轻转，嫣然一笑道：“酒老，妾身有没有猜错，你且先打发了这些和尚再说好么？”

酒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姑娘说的是。”语声一顿，双目陡射寒电地沉声喝道：“悟果，你打算怎么样，你说吧！”

情势一变至此，实是大出悟果和尚的意外，闻喝，心神不禁凛然一震！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贫僧并非不通人情世故之人，此事既有酒老作了如此保证，自然愿意听从酒老的吩咐了。”

语落，也不待酒丐再说什么，迅快地转过身躯，大袖一挥，领着一众光头，掠身如飞而去。

雷公直望着悟果和尚等一众如飞驰去的背影，忍不住哈哈一声大笑，道：“酒老化子，这倒真应了那句：‘敬酒不吃吃罚酒’的俗话了。”

酒丐嘻嘻一笑，才待说话，但他口刚张，那“辣手嫦娥”花如芳却突然咯咯一声娇笑，道：“酒老，这悟果和尚，实在令妾身失望得很！”

酒丐微怔了一怔，旋即恍然明白了“辣手嫦娥”这话意所指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他这可也有句俗话呢！”

花如芳道：“是句什么俗话？”

酒丐嘻嘻一笑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！”

花如芳小嘴儿忽地一撇，瑶鼻儿微皱，俏脸上满是那鄙夷不屑之色地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此虎头蛇尾，嘴硬骨头软的人，要是也算得上俊杰的话，那么天下之间的‘俊杰’，该是比比皆是多得无法计数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话锋忽地一转，脸露如花般的嫣笑道：“酒老，如今曲终人也散尽，妾身也该告辞走了。”

酒丐两眼忽地一翻，道：“姑娘，你怎么这就要走了！”

花如芳娇声道：“酒老，妾身本想看看峨嵋光头们能够强出个什么花样的，如今峨嵋光头都已经走了，也没有得热闹可看了，妾身不走，还等什么呢！”

酒丐嘻嘻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我酒化子可有事情想请教呢！”

花如芳秀眉微微一扬，娇笑道：“酒老是想考考妾身么？”

酒丐道：“姑娘，要说考，我酒老化子可实在不敢当，只不过想听听姑娘心里所猜想的而已！”

花如芳明眸轻转了转，秀目倏然深注，道：“酒老，妾身请问，中秋节夜，黄山天都峰顶现身的那位黑衣受信人，酒老认识他么！”

酒丐心头不禁怦然一震！但，神色却装作一片困惑地摇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，姑娘忽然提起她作甚？”

花如芳咯咯一笑，道：“酒老，你这是由衷之言么！”

酒丐脸孔不由一红，有点窘迫地道：“姑娘，你……”

花如芳接笑着道：“怎么样！酒老，可是妾身说得不对么！”

酒丐目光倏然凝注，忽地一点头道，道：“我酒老化子不否认，姑娘你说对了。”

花如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如此，妾身请问，他是谁！”

酒丐摇头道：“请姑娘原谅，酒老化子不便奉告。”

花如芳美目眨了眨，道：“那么，妾身便说给酒老听听如何！”

酒丐心中微微一惊！连忙摇头道：“姑娘，你也别说了。”

花如芳咯咯一笑道：“如此，酒老是已经相信妾身之言了。”

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酒丐他还能再不相信。

于是，他点了点头，但，旋忽双目倏睁，凝望着花如芳美艳的俏脸儿，道：“姑娘慧质兰心，聪明过人，实在令酒老化子衷心佩服，可惜……”

语声倏然一顿而止，“可惜”什么？他没有接说下去。而花如芳对此似乎也未在意，她笑了笑，道：“酒老，这就捧错了人了。”

酒丐正容说道：“姑娘，酒老化子这可不是捧，乃是出自肺腑衷心的赞美！”花如芳微微一笑道：“多谢酒老你这出自肺腑的赞美，不过，这值得赞美的人，应该是我们‘宫

主，并不是妾身。”

酒丐诧异地道：“贵官主也来了么，怎未见她现身？”

花如芳螭首轻摇了摇，道：“官主并未来此，但却已带着‘双鸾’‘四娇’赶往金陵去了。”

酒丐双目陡射奇光地道：“她去金陵做什么？”

花如芳忽然咯咯一声娇笑，道：“酒老，你别紧张好么？‘凝翠宫’的人，绝不会得对公子有半点恶意的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”

语声微顿，朝酒丐等三人检衽施礼的道：“妾身该走了，就此别过三位前辈。”

声落，娇躯已飞掠而起，率领着一众属下疾驰而去，转瞬已驰出百丈以外，消失在一片苍茫的夜色中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傍晚时分，侯天翔回到了金陵城内自己的家中，丐帮金陵分舵舵主胡正信已经得到消息赶了来。

驼老三震不待侯天翔询问，立即双手呈上了一张字条，说道：“公子请先看过这张字条，老奴再详为禀告一切。”

侯天翔接过字条看后，顿时剑眉双挑，道：“驼老，葛少爷和姑娘已赶去了么？”

罗三震点头道：“还有范姑娘、兰儿和八名‘铁骑旅’的高手。”

侯天翔道：“是什么时候动身的？”

胡正信在旁接口答道：“是罗老离开金陵后的第四天，葛首领和姑娘走后的第二天，本舵也就接到开封费舵主的飞